

甲申雜記

甲申雜記

古逸叢書三編之八

甲申雜記

中華書局影印

一九八四年據北京圖書
館藏南宋刻本原大影印

甲申雜記

曾彥和畋去神宗嘗有手詔求於所不產取於所非時不可也余贊曰德音之謂歟

陳刑部縝去荆公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張恕厚之去遇過客言哲宗時得湟鄯矣尋留湟而棄鄯至元符建中間始并湟棄之

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立其大臣溫稽心常不協密遣腹心詣王文郁乞內附文郁請于朝神宗曰此欲我為渠援耳

但善加慰撫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邊
臣老將歎服睿筭於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
初孫路以爲可納章子厚除路漕陝西經營之
晦叔亦漕陝西將西行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
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暗一
至如此旣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者
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爲得之易守
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緩
後鍾傳坐冒賞貶遂復御名成其議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

前司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
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
熙寧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
遂廢矣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
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婚
二千當爲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旣
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
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
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

舟沒憑轎子浮水上得脫既至岸舟人雖小兒
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
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卅以爲阮
逸之報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觀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
母強令娶婦遣行人議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
曹氏已入門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後曹氏
選納爲后慈聖光獻是也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

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
試官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
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爲例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爲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俾
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
賜方團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
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爲異
恩也後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爲言遂亦被賜
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坐主陰有力焉

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餼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張元素字君節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乂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乂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

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揚置
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
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
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荆南守孫頎龍圖病
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
卒于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曆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爲雨多以其龍
數多即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即夏
旱夏旱即秋霖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
凡十一龍治水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陳刑部續公密云祖宗刑部大理寺每半年一次
斷訖天下案牘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時差銓試
官遂四季各斷訖上等賜絹十五匹中等十四
匹下等七匹恩賜止如此今年乙酉於例十二月
五日合斷絕但移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斷訖
宰府及刑寺稱賀日侍郎劉賡大理曹調李孝
稱而下各遷兩官簿一官乃非常之恩也

又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尚書省圖局官與宋
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筆親制置一圖
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親幸遍覽悉如初旨

詔有敢易一門一窻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又去初議官制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置殿中
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
劄子同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官在側以御
衣遮手而搖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
中即別處分事徐顧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
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續時在列親聞德音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
是歲生服服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
年餓莩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

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爲

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西羗于龍呵旣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旣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武臣王棫爲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存皆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棧於哲宗朝論之得閣門職名旣卒其子直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密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大臣無

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蕃奉議嘗謂直方曰
使王氏子竭產亦願得此書也蔡倅潤過高郵
爲余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

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
九月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
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
事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兀壞竹脚中破內有雕
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玉押與破之
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旣駭前識之異而竹未
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又云其

父譚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
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中不
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
已間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
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間與唐漕飲取千里
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
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卧屏間取之皆美新
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
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
告別甚遽唐曰何之荅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

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書遺復守
托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
九穴葬于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
之以書報唐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
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間有京遞至
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
靜甚詳校其至嵩日乃卒于復之日也唐碩夫
親見之

大遼謂天使爲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